

跟爱回家

□乔叶



乔叶

乔叶，北京作协副主席，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以长篇小说《宝水》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

她知道他有了外遇，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对他好。他的早餐永远是他喜欢的金灿灿的小米粥，电视的开机频道永远都是他习惯的中央五套，在床上轻咳时纸巾永远都在他最顺手的那个位置……过于体贴或者过于平淡都是一种不正常，所以，她一直面如止水。

顺其自然。她知道自己只有这样。无论那个女人是谁，最终有权决定的，还是他。

那天晚上，他和她各偎一个被窝，她把自己这边的床头灯扭暗，他把自己这边的床头灯扭亮。她坐起来，预感到关键的时刻已经兵临城下。

“我的一个朋友爱上了一个姑娘，想和他的妻子离婚。如果，我是说如果。”男人说，“如果你是那个妻子，你会同意离婚吗？”

“他不爱他的妻子了？”

“是。”

“一点儿都不爱了？”

“应该是。”男人犹豫着，“或许。”

她的心揪痛。傻瓜都知道，这个“如果”是个铁锤，一下子，一下子，要把他们的家击碎。

“我会离婚。”她平静地说。

男人沉默，有些吃惊，没想到这么简单。要知道这么简单，他就把如果去掉了。然而少顷，他心里又不舒服起来。她为什么会这么干脆？难道也是有什么情况？

“为什么？”他终于还是问了出来。

“纠缠一个不爱自己的人没有意义。”

“一丝挽留的念头都没有吗？”

“心走了，留个躯壳干什么？再说，他若想留，就不会提出离婚。”

“孩子呢？你要吗？”

“当然。”女人说，“好事做到底，不给人家添麻烦。再说也不放心。都说有后娘就有后爹。那还是让孩子跟着亲娘保险些。”

“那他是不是能常回来看他？”

“当然。他永远是孩子的爸爸。这不会变。”

男人的愧疚越来越浓厚。

“其实，如果。”他又说“如果”了，“如果对方不是个未婚姑娘，他是不会想去为她负责的。”

“是啊，想当初，他之所以和妻子结婚，大约也是因为妻子是个未婚姑娘。”她笑，“现在，他已经把未婚姑娘变成了已婚老婆，自然该轮到去负责别的未婚姑娘了。”

“那姑娘说她只有他。没有他，她活不了。”

“有道理。一个为爱情伤心的姑娘是活不下去的。至于那个女人，只要有孩子，母亲守着孩子相依为命地活下去，肯定没问题。”

男人沉默。

“母亲和孩子也不一定按照这种格局活下去的。”

“当然，她还可以再找。运气不错的话，可以找个四十多岁的。如果运气不太好，可以找个五六十岁的。”

“你怎么这么说？”他仿佛自己受了侮辱。

“你想要我怎么说？”她笑，“难道一个离婚女人还能找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男人不成？有数据统计，再婚夫妇年龄差距在3岁之内的比率，只占百分之五。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因为男人越娶越年轻，所以女人越嫁越年老。若是男人不爱找年轻的，你那朋友怎么会离婚找一个姑娘呢？”

“不是因为年轻。”他道，“是因为

爱情。”

“爱情？他和妻子当初也有爱情吧？”

“那只是当初。现在，爱情死了。”

“他的爱情再生性这么强，用不了死这个字，太大。不伤及肉和骨，蜕皮这个词就足够形容了。”

“那她的爱情呢？”他隐忍着她的讥讽。

“她的爱情根本就没必要提。”女人说，“他若顾及她的爱情，就不会想离婚。”

男人沉默。

“话说回来，无论现在的爱情如何，只要有过爱情，知道爱情曾经是多么美好，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女人说，“所以，我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男人有些惶恐，“不过，不过是假设。”

“即使不是假设，我的答案也不会变。”女人说，“我会带着我没办法蜕皮的爱情活下去，尽可能找一个岁数大点儿的人品好的男人，把自己和孩子以后的生活安排妥当。我要吸取一切教训，争取成为下任丈夫爱情史上的最后一次运动。”女人微笑：“在做过首任丈夫的首任妻子之后，又成为末任丈夫的末任妻子，这感觉一定很奇特。”

“你不能这么想！你不能这么对待自己！”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他把她拉到怀里，“我心疼你。”

“心疼不是爱情。”她幽幽道。

“心疼——疼惜——爱惜——爱情。”他在手心里画着，玩起了“开心辞典”中的词语转换游戏，“当然是爱情。”他对她笑，而她的泪，也顺着笑纹，刷地落下来。



海鸥相机

□苏裴

我家老式大柜上的竹篾箱子里保存着几架老相机，顺着年轮可以一溜儿排开，每一架都曾经记录过我的生活过往。

父亲爱画画，因而也爱上了相机。我们家是村里最早买相机的，在那个年代，相机真的算得上一件奢侈品，不实用还耗钱——得买胶卷儿不是？母亲对此深不以为然，但从阻拦父亲这项“心头好”。

一个晚上，从上海赶夜车回来的父亲带着一袭冬日的寒意，风尘仆仆地跨进家门，虽已是夜半，但还是忍不住开心。还没坐稳，父亲就从包里捧出个棕褐色硬皮卡套的长方体——海鸥相机。本已犯困的我们也被好奇提拎出了被窝，蹿到板凳上，围着桌子看父亲的稀罕物。

父亲别好背带，套在脖子上，挂在胸前，把长方体上部的盖儿往后一揭，正前侧的圆形镜头盖打开，一个三角盖也随之徐徐撑开呈正方口，父亲往里一看，呵呵地笑开了。我们姐弟四人全拥了上去，想要一

睹为快。父亲将相机立在桌面上，我们轮流着凑上方口俯瞰，只见镜头前的家人们一个个地倒立在镜头里，两眼瞪出了满心的好奇——真逗，太有趣了。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好大手笔，从镇头上唯一的一家照相馆买回了好几卷胶卷，开始探究起他的宝贝来。

那天早晨，父亲早早便叮嘱母亲帮着祖奶奶梳头、换上新做的大襟青褂子。祖奶奶其实是母亲的奶奶，我们跟着母亲叫祖奶奶，她小小的个儿，背微驼，花白的头发，后脑勺总缩着个小小的发髻。祖奶奶上了年岁后头发变稀了，每次梳头都要唤我帮她理好梳落下来的发丝，整理好小心地放在屉格里，以便下一次梳头时用来填充在发髻窝里，让发髻显得饱满一些。

背景选在家门口屋侧的桃树下，后边是一小片紫斑竹。祖奶奶移着她的“三寸金莲”，拄着父亲给她雕的龙头老藤拐，站在桃树下，每一道皱

纹都堆满了笑意：“我上一张照片还是美儿九岁那年到古山照相馆拍的。那时，拍张照片可是稀罕事，现在自个家也能拍了，好不乐呵。”

自那以后，桃树下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御用摄影棚，亲朋好友来了都得在那儿留个影。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是我两岁那年在古山照相馆拍的，我的嘴里正嚼着小饼干，只有这点诱惑才肯配合着看下镜头。第二张全家福就是在这棵桃树下拍了。我扎着两根小辫，穿着红白方格小西装领衫，下身穿着蓝色儿卡几裤，裤缝儿都还扭歪到一边，就已定格在父亲的镜头下了。虽然都是黑白照，岁月在镜头下却闪着异常鲜亮的光。

后来，索尼彩色相机来了，海鸥相机被父亲收藏进了他的竹篾箱。再就是后来小巧傻瓜机、单反相机……物什更替，竹篾箱里的收藏也同步增进，但我家的生活色彩似乎总也离不开海鸥相机镜头下那一抹黑白色的美好开端，异彩斑斓。

七夕

□吕永昌

七月的热浪敲打门窗
蝉噪遮不住乞巧的脚步
天穹蔚蓝到透明
不知晓哪里可以安放鹊桥
只有等待黄昏
那月如同倾床钩
柳枝儿悄然拱矗
柳叶儿筛过的灯影
唱响七夕出生者的生日之歌

放肆寻找那颗天琴星
沐浴满身的星屑
一手牵住慢行的老妻
香樟湖悠闲
晚风吹拂发梢
荷花酿出酒的香醉
左手握住右手的日常
守在俗尘

二
莫非真是独留人间的牛郎？
今生七夕的轮回，
只是生怕遗忘了那个哀怨苦等的前世。
桥前孟婆感慨地一叹，
耳边回响依旧。
叶子落了叶子又复生；
雪花落了雪花又消散；
千年不变的痴痴等待呀，
早已化成发间的星点。
誓言生生不忘：
七夕与你相逢。

心悲戚，为那一世的别离；
心翻涌，为今夜的相逢！
鹊儿呀，
今夜拜托你。

三
把相思梳成发髻
把牵肠挂肚纺在织布里
一走神
纺锥扎疼了心

郎君你可在长江头
郎君你可在无定河畔

蔓延的车前草遮住门前路
茅蓬在晚夏的风里 肆意挥舞
黄牛已老
故乡的阡陌埋不住嶙峋的肋骨

郎君不归
举目是萧条
再相逢
妾已红颜老

牛郎和织女

（外一首）

□王怡凌

牛皮的飞行器早已备好
却飞不到圆满的终点
只有手中的丝线在不断地缠绕
织出云彩、织出晚霞
织成千千万万个绮丽的梦
就像我爱你，却隔着山河、鸿沟
还有你的肚皮。

喜鹊

如果选择私奔
不要让一只鸟承受全部
丢掉所有羁绊的分量
化身羽毛
选择风最大的那一处
专心赶路
完成一场又一场惊天动地的重逢
与别离。